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雍正皇帝

二月河◎著

② 雕弓天狼

长江文艺出版社

全新修订珍藏版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雍正皇帝

二月河◎著

雕弓天狼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皇帝:全3册/二月河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8373-7

I. ①雍… II. ①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245号

出品人:刘学明

责任编辑:田敦国 刘星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羽翼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84.375 插页:3页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05千字

全套定价:12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系列历史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的第二卷。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但树欲静而风未止，皇城内外，大江南北，仍杀机四伏。

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阉将军年羹尧倨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苑。一时间，风急浪险，浮云蔽日。

沧海横流，正试帝王才干。雍正依靠方苞等股肱重臣，整肃吏治，擢用新人田文镜、刘墨林等，不顾安危，巡视黄河防务，体恤民心。借青海大捷之利，雕弓轻舒，粉碎八爷党和十四弟政变阴谋，圈禁隆科多，赐杀年羹尧。

本书涉笔广泛，场面恢宏，有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并且结构上较上卷更为详略得当，疏密有致。作家擅长写帝王史实，对宫闱秘闻分寸把握得当，特别是对宫廷斗争中微妙的人际关系、权谋机变，揣摩体味得玲珑剔透。

目
录

第 一 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001
第 二 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008
第 三 回	探虚实闯宫大哭丧	乌雅氏柩前正位号	016
第 四 回	新君天牢释旧臣	宿敌聆旨恶作剧	023
第 五 回	孙嘉淦公廨挥老拳	十三王金殿邀殊宠	030
第 六 回	伯伦楼才子行雅令	买考题试官暗留心	038
第 七 回	吃晶饭宰辅访国士	诉肺腑君相互赠联	047
第 八 回	能吏潦倒误用“忌讳”	官场隐士拯难约法	055
第 九 回	图里琛奉旨巡并州	元宵反诮语讥忠直	064
第 十 回	愚巡抚掩过触国宪	智部曹巧取滥赃证	071
第十一回	雷霆作色雍正惩贪	细雨和风勉慰外臣	079
第十二回	十七皇姑关说遭拒	母子相疑隐情难言	088
第十三回	惊舞弊自逐出棘城	逢旧交谈笑封贡院	096
第十四回	三法司会鞫两巨案	托孤臣受逼上贼船	105
第十五回	全大局诺敏拟腰斩	求贤能名儒入机枢	115
第十六回	吏情堪嗟公忠难能	纤纤弱女面斥帝君	122
第十七回	众门生设酒送房师	失意人得趣羁旅店	132
第十八回	尴尬客忽成青云士	进贺表骨牌惊状元	142
第十九回	证前盟智士谋馆席	祈母寿佛堂追喇嘛	151

第二十回	辩偈语斗法钟粹宫	感前因下诏释贱民	159
第二十一回	吃肥肉兄弟生嫌隙	蓄险心王府策宫变	170
第二十二回	九阿哥谪戍买人心	十侍卫恃宠受窘辱	179
第二十三回	施肉刑纨绔惊破胆	拟凯歌权且献良谋	187
第二十四回	争功劳将军存私意	忧爱子太后归渺冥	194
第二十五回	密室划策丧中造变	防范周匝难遂乱心	203
第二十六回	草灭蛇线雍正游疑	盗铃掩耳相臣负询	212
第二十七回	养心殿议封年羹尧	王爷府允禔遭贬斥	221
第二十八回	孤孀皇姊深宫染恙	芥蒂兄弟御园交心	230
第二十九回	范时捷造膝弹悍将	刘墨林游戏弈围棋	239
第三十回	魑魅魍魉戏法汴京	心意不投逐走金陵	248
第三十一回	雍正帝夜巡风雨堤	田文镜恃旨恭后倨	257
第三十二回	飘零客重返金陵地	聊官箴闲吟卖子诗	266
第三十三回	游戏公务占阉分账	忠诚皇旨粗说养廉	276
第三十四回	黄泛难行舟困沼泽	金蝉脱壳潜返京师	286
第三十五回	隆科多擅兵闯禁苑	憨马齐镇静斥非礼	295
第三十六回	露华楼悠然吟《风赋》	丰台营洒脱议政务	305
第三十七回	千乘万骑将军凯旋	泪尽露干弱女饮泣	314
第三十八回	忘形骸功臣显骄恣	衡大势谋士精筹局	323
第三十九回	才士呈才天外有天	红颜薄命命归黄泉	333
第四十回	廉亲王武断触霉头	年羹尧演兵遭疑忌	342
第四十一回	史貽直正言弹权臣	刘墨林受命赴西疆	350
第四十二回	徇成法循臣谏拗主	降甘澍午门赦詹事	359
第四十三回	汴梁城抚衙释旧憾	郑州府佞人撞木钟	368
第四十四回	逞严威酷吏决刑狱	镇邪狎举火焚柴山	378
第四十五回	络人心天子赐婚姻	消反侧相臣议除奸	388
第四十六回	忧烹狗将军生异心	惊谜札钦差遭毒手	397
第四十七回	暗传消息王心思动	膏雨茫茫死离生别	407
第四十八回	遂心愿哲士全身退	情无奈痴人再回京	415
第四十九回	天威不测反目成仇	枢臣用谋釜底抽薪	423
第五十回	贬爵秩迷途失真性	赐自尽犹自侃轮回	432

第一回



太行道雪阻娘子关 山神庙邂逅救贫女

康熙六十一年冬天阴寒潮湿，自立冬过后，大雪几乎就没停过。以京师直隶为中心，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连绵向西，直至山西甘陕等地，时而羽花淆乱，时而轻罗摇粉，或片片飘坠，或崩腾而降，白皑皑、迷茫茫，没头没脑只是个下。远村近廓，长林冻河上下，飚风卷起万丈雪尘，在苍暗微绛的云层下疯狂地旋舞着，把个世界搅得纷纷纷纷，浑浑噩噩，把所有的沟、渠、塘、坎一鼓荡平，连井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偶尔雪住，惨淡苍白的太阳像一粒冰丸子在冻云中缓慢地移动，天色透光，似乎要放晴了，但不过半日，大块厚重铅暗的云层又压过来，一切便又复旧观，仍是混沌沌的雪世界。

天晚时分，一行三十余骑在山西娘子关一个风雪迷漫的山神庙前驻马。这三十多个人服色不一，十个王府侍卫都是四品武官穿戴，白色明琉璃顶子，八蟒五爪雪雁补服外头披着白狐风毛羔皮大氅。另有两个六品笔帖式，却是内务府打扮，带着二十个亲兵护卫在队后。为首的却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穿着玫瑰紫挂面玄狐巴图鲁背心，外套猢猻猴皮斗篷，清秀的瓜子脸上两

道浓重的剑眉微微扬起,紧绷着的双唇旁嘴角微微下吊,仿佛随时向人表示自己的高傲和轻蔑。见前头马队停下来,这青年勒住了马,用手按了一下冰冷的剑柄,一声不言语睨视了一下旁边的侍卫,用漠然的目光仰视着昏暗的天穹,长长吁了一口气。一个侍卫忙道:“大约是要打尖儿吧,奴才过去看看。”话音刚落,庙门口的侍卫已经大踏步过来,在青年公子马前雪地里打千儿禀道:“十四爷,这是个破山神庙,早没了香火。这大的雪,前头五六十里连个驿站也没有,请爷示下,今晚要不就歇在这儿吧?”

“唔。”青年微微颌首,转过头来对两个笔帖式道,“钱蕴斗,蔡怀玺,你们是雍正皇上派来押我回京的,你们出个章程,我胤禔悉听尊便!”

那个叫钱蕴斗的笔帖式被他威压的眼神迫得头也不敢抬,忙赔了笑脸,打个千儿跪下说道:“王爷这话奴才怎么当得起?没了折尽了奴才的草料!爷说行,咱们就走;爷说住,咱们就停。万岁爷只说叫奴才们好生侍候十四爷,安妥进京奔先帝爷的丧,并没有限日子。奴才遵十四爷的命!”胤禔冷笑一声点点头。早有一个侍卫伏身跪下,胤禔踩着他的背下来,活动了一下腿脚,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道:“皇上是我四哥,又是一母同胞。论起亲情,我们是手足,论起名分,我们却是君臣。你们奉圣命而来,我岂敢不敬礼有加?这一路要走要停,规矩是住驿馆,都是你们说了算的。今儿住这里,也是你们说了算,我不希罕你们装好人!这个地方儿前不巴村后不巴店,我要在这谋反,或者跑了,都是你们的干系。”钱蕴斗和蔡怀玺只是赔笑听着连连答应。直等胤禔发作完,钱蕴斗才道:“爷圣明,奴才们只是奉差办事,我们两个都是笔帖式,上头有司、府、都监、领侍卫内大臣,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地呢!好歹爷体恤着点奴才,平安到京,奴才们往后侍候爷,沾爷的光的时候有着呢!”

“这还是句人话。”胤禔哼了一声掉转脸来,吩咐道,“把阳泉县令送的鹿肉取出来,今晚我犒劳兄弟们!”说着,鹿皮油靴踩得吱吱咯咯响着,带着众人进了山神庙。

这是一座废弃不久的庙宇,空落落的大院覆盖了尺余深的雪,依着山势,正殿两边庑廊齐整排着两溜厢屋,檐下垂着二三尺长的溜冰。半旧的房舍门大敞着,窗纸都没有破;楹柱上的朱红漆皮也没有剥落,微旧而已;只有当院一个人高的大铁鼎上头厚厚地裹了一层雪,冰冷阴沉地矗在雪地里,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什么。这一群人闯进正殿,只听“唿”的一声,扑棱棱惊起一大群在殿中避雪的石鸡、乌鸦、山鸡,还有一只狍子冲门逃出,猝不及防间,钱蕴斗吓得一屁股坐到雪地里。倒是蔡怀玺眼疾手快,一手擒了一个,看时却是两只野鸡,笑嘻嘻说道:“十四爷好口福。”

“嗯。”胤禔眼中闪过一丝笑容,随即又敛了,大踏步上阶,一边踩着脚上

的雪，吩咐道，“把院子里的雪清一清，廊庑下的栏杆拆下来生火。两位笔帖式和我住正殿，我的侍卫住西配殿，善捕营的兄弟们住东配殿。”说罢，解了斗篷递给从人独自走进正殿，向着神龛中被烟熏得乌黑的山神打了一躬，口中喃喃念叨了几句什么，回头对钱蕴斗道：“这不像个破败了的庙，怎么没了香火，敢怕是道士和庙祝卷了庙产逃走了？”钱蕴斗笑道：“是，奴才也觉得蹊跷。”蔡怀玺在旁点着火，说道：“爷不知道，山西去年大旱，寸草不生，这里几十里都不见人烟，并不为天冷怕出门，这里有的是煤。人们都饿跑了，庙里的人自然养不住，哪里还会有香火？”胤禔尚未答话，猛听院里“妈”的一声大叫，接着便是一片嚷嚷声：

“把这个臭尸弄出去！”

“找门板来！”

“啐，晦气！”

胤禔这才知道是亲兵们清理房间发现了冻殍。因房中火刚生着，烟雾大，他不介意地踱出殿外，果见东配殿一群人连说带议论地正在搬运尸体，便道：“你们嚷嚷什么？”一个亲兵忙过来禀道：“东房里有个尸体，已经冻僵了，是个女的……”胤禔没吱声背着手来到东配房，果见一年轻女子，大约十四五岁上下，头发披散着，穿一身蓝线的青土布布衫，赤着两只小脚，用裹脚布把两只鞋贴前后心捆着，两手拊心靠墙角坐着，脸色黢青，像燃尽了的香灰一样难看。几个善捕营的兵士啐着骂着，大约是怕晦气嫌脏，却没人动手搬尸。胤禔冷冷说道：“你们也算八旗子弟？我为大将军王，在西大通带兵打阿拉布坦，一仗下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你们不配给我的兵提鞋！——来，我的护卫呢？”

“在！”

“把她拖出庙门外！”

“喳！”

一个侍卫答应一声，双手掣定那女子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拖了就走，刚到门口，忽然站住了，说道：“十四爷，她腋下还是温的！”

“唉？”胤禔怔了一下，上前扶起那女孩子手臂，扶着脉沉吟良久，说道：“她没有绝气。快！弄到神殿火堆旁暖一暖，兴许还能活！”

于是众人七手八脚，把这个女尸抬到大殿火堆旁，又忙烧了热黄酒，撬开紧咬的牙关灌了下去，再摸脉搏，已觉缓缓悠悠，似紧似慢地跳动，鼻翼一张一翕，脸色也渐渐回转来，只是极苍白，气若游丝地躺在火堆旁的马搭垫子上昏迷不醒。

神殿上的火噼啪作响，铁架子上吊锅中煮的鹿肉散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浓香。胤禔满腹心事，怅怅地望着外头漆黑的夜，听着大雪落地的沙沙声，久

久才叹息一声,对守在一旁的钱蕴斗道:“我一点也不饿,你和蔡怀玺吃吧。要嫌这里拘束,你听两厢他们吃酒多热闹,只管乐去,还怕我跑了?我也不会自杀!”

“十四爷别太难过,”钱蕴斗勉强笑道,“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望七十的人,我们寻常人家瞧着,这算喜丧。十四爷是金枝玉叶,好歹自家得保重,人死如灯灭,您再难过也无益。”胤禩叹道:“你们不要怪十四爷脾气不好,这一路我仔细看了,你和蔡怀玺都是好人。一则我心里难过,先帝爷康熙五十七年叫我当这个大将军王,出兵青海,临别时在乾清门拉着我的手,说:‘阿玛老了,身子骨儿也不好,朕知道你不愿出远门,但皇子阿哥里头,就只你还能带兵,你不替朕分忧,谁能尽这个孝?’当时皇阿玛老泪纵横,依依惜别,谁曾想我这一去竟成永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蔡怀玺忙劝道:“当今主子给先帝爷办后事十分隆重,在遵化修的陵,奴才还去瞻仰过,不但壮观,风水也十分好。万岁爷就是怕十四爷悲恸过甚,所以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接爷回京。回去丧礼上的事多着呢,爷金尊玉贵之体,不要过于伤心,身子骨儿比什么都要紧的。”

胤禩用木棍将火拨了一下,看了看睡在旁边的女孩子,说道:“四哥原自就是伶俐人,他做皇帝有什么说的?我要说的第二条就是这个。今儿这个地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我有几句心里话想问你们。你们要想着你们是正黄旗下的奴才,我就问;要寻思着是皇差,奉旨押送我这倒运王爷回京的,就当我没说,从此我就是哑巴!”钱蕴斗瞟了蔡怀玺一眼,赔笑道:“爷疑到哪去了!皇上要疑心王爷有别的心思,怎么能只派二十个亲兵护送王爷?爷有什么话只管问,凡是奴才知道的,断断不敢欺隐的。”胤禩听了略一怔,突然仰天大笑,倒把钱、蔡二人吓得一颤。却见胤禩丢了手中火棍,起身说道:“你们是装傻还是糊涂?既然当今皇帝那么‘信任’我,为什么第一道圣旨先传给甘陕总督年羹尧,命令甘陕二省戒严?又命令四川巡抚蔡珽集结二万人马至老河口待命?”

“这事奴才知道,”钱蕴斗愕然注视着咄咄逼人的胤禩,说道,“先帝爷驾崩,事出仓猝,恐生变故,下令天下兵马一律戒严。不单是甘陕四川,连直隶也是一样,北京九城都封了!”胤禩格格一笑:“就算是如此,我再问你,陕西布政使李卫,就是先前四哥书房侍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粮秣的,原先按季供应军粮,为什么突然改为按日供应?”

“这……”钱蕴斗顿时语塞,正寻思如何对答,蔡怀玺在旁说道:“兴许连日下雪,粮秣一时供不上也是有的。”

胤禩冷笑道:“蔡怀玺,你甭给我来这一套。我乃圣祖大行皇帝的亲生儿子,天潢贵胄!奉旨奔丧,只许带十名侍卫,比不上一个知府的仪仗!你们这点

子把戏,只好演给三岁小儿——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三十个人跟着我左右,后三十里就跟着三千绿营兵尾随监视,一站一站驿传‘平安’送我回京——你怔什么?以为我蒙在鼓里?今晚宿在这里,前头驿站的人保准要急得热锅蚂蚁似的!瞧吧,天明就会有人来‘迎接’我了!我——”胤禔越说越激动,脸涨得血红,困兽似的来回踱着;突然扑到窗棂旁狂躁地一把撕去窗纸,炯炯的目光仿佛要穿透外面无边的暗夜。良久,他转过身来,已是满面泪光,喃喃说道:“老天爷……你怎么这样安排?八哥九哥十哥……还有那个该杀的鄂伦岱,你们在北京……都是做什么吃的?你们这些酒囊……这些饭桶!”他颓然坐回了火堆旁,殷红的火苗映着他英俊的面孔,久久不再说话。

胤禔在康熙皇帝的二十四个儿子中排行第十四,因此人称“十四爷”,轻财好施,任侠仗义;知兵好武,是熙朝出了名的“侠王”。康熙晚年,政务废弛,法度宽纵,太子胤礽昏庸无能,于四十七年和五十一年两度被废,启动了儿子们觊觎皇位的野心,因此各立门户结党拉派,闹得乌烟瘴气。第一次废黜太子,皇长子与三阿哥诚亲王胤祉争夺帝位。胤禔揭出“诚王不诚”,派门人孟光祖在外周游各省,结交封疆大吏,希图非分之福的丑事。胤祉则举发了胤禔在埋设“乾坤地狱图”魔镇太子,致使胤礽昏乱失德的隐秘恶行。康熙勃然大怒,当即囚禁胤禔,申斥胤祉,下诏令文武百官推举太子。按康熙的想法,太子失德,秽乱宫闱,既然是大阿哥做的手脚,现在真相大白,做了三十年太子的胤礽,理应昭雪,重登嫡位。不料推举结果大出意外,六部九卿,十八行省督抚提镇众口一词,推举的竟是从来没有单独办理过政务的“八爷”胤禩。细查之下才发觉八阿哥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早已暗结人心,联络九阿哥胤禵、十阿哥胤禧,不但在朝廷臣工中一呼百应,就是大阿哥胤禔、十四阿哥胤禔也是同党,际会风云,文武兼备,在朝阳门外的八爷府跺一脚,九城震撼!立胤禩为太子,康熙也曾有过这个念头,但转念一想,胤禩一个毫无实权的王爷,竟能左右朝局,呼风来风,唤雨雨至,把太子折腾得七死八活。太子党里的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清理官员积欠库银,整顿刑部冤狱这些至关紧要的国政,都因为“八贤王”从中打横炮,弄得不了了之。要真的立胤禩为太子,不但其余的儿子难免骨肉之变,就是康熙自己,也保不定有被逼退位之虞。百般无奈中,康熙只好重新封胤礽为太子,并命四阿哥为雍亲王佐理朝政。为安抚胤禩一千人,晋封胤禩为廉亲王,胤禵、胤禧升为贝勒。没有想到事情愈演愈烈,复位后的胤礽一来怕康熙再度变心,二来深忌八阿哥势大难制,竟背着四阿哥胤禛,密谋发动兵变,妄图逼康熙退居太上皇,一网打尽“八爷党”!事机不密,被精明绝伦的康熙再度察觉,连下诏旨,永远禁锢胤礽,囚禁了太子亲信十三阿哥胤祥,并诏告天下,皇帝在位一日,绝不再立太子。康熙五十七年,准噶尔部阿

拉布坦蠢动，擅自派兵侵入青藏，康熙决意兴兵讨伐，命十万精兵出关西征，胤祥和胤禩因在皇子中知兵好武，号称“双雄”，胤祥既然被执圉圉，胤禩顺理成章地被封为大将军王带兵出京。

胤禩烤着火，陷入深深的思索。受命为大将军王的前夜，他曾和胤禩有过一夕长谈。那是怎样的情景？病骨支离的胤禩头上缠着黑帕，幽幽闪动的烛影下越发显得憔悴不堪，拉着胤禩的手满眼是泪，喘着说道：“好兄弟，你，要远行了。我一则是惧，一则是喜……我不知前生造了什么孽，生在皇家，大祸不招而至，不但失爱于皇阿玛，连兄弟也不能容我！我本来只想做个贤王，扶危济弱，做了一生好事，想不到因为人缘好，推举我当太子，反落得天地不容！我……种的是花，得的却是刺……如今病得这样，什么也不想了，就怕你这一去，你我手足天各一方，再无见面之期！反过来想，北京如今是虎狼穴、是非窝。实话实说，阿玛老了，太子未定，兄弟们谁没一把算盘？四哥不是当皇帝的料，只一味刻薄行事，急征暴敛邀买万岁的心，我看他也未必没有异样的心思。三哥瞄准了阿玛爱读书人的心，巧讨好儿，看似每日带着陈梦雷一千人著书立说，其实也是走捷径的登龙术！就是你九哥十哥，人都说是铁杆儿‘八爷党’，我瞧也不见得！昔日晋国闹家务，申生太子在内而危，公子重耳在外而安，所以心里虽舍不得，你去带兵我心里宽慰！你只管放心保重，我的奶公雅布齐就在西大通，有他侍候着你，就跟我在跟前一样的。一旦朝局有变，你带十万八旗子弟兵临城下，我在里头维持，这个皇帝位你不坐谁坐？”胤禩被他说得失声痛哭，一边哽咽一边说：“八哥说得都是，唯独做皇帝，兄弟我没有想也不敢想……我只会带兵，只爱习武，没那个胸襟度量，也没那个德行人望。据我看，皇上是爱你爱得深，所以磨炼你。不然，为什么说你谋逆，反而晋封你亲王？四哥办了多少差，出了多少力，也才和你一样嘛……八哥宽心养病，我在外头，京里有什么变故，好歹早点带信给我……我拥兵在外，缓急都是八哥用得着的……”

劈柴在火中“噼”地爆了一声，胤禩眼中波光一闪，清醒过来，才意识到自己处身何地何情。世间想不到的事太多了，冥冥造化之数恰不如人意。胤禩胤禩两人虽然流泪眼对流泪眼，伤情人对伤情人，说的话语重心长，但各自都有一把如意算盘。胤禩一到西边就收买了胤禩安在自己身边的钉子一等待卫鄂伦岱，命他回京“帮着四爷，看着八爷”，雅布齐收买不动，行军法杀掉了。满想着既然皇帝不立太子，一听到康熙死讯，立即带兵回京争位，想不到鄂伦岱一进京便如泥牛入海，连个信儿也没有，更想不到皇帝竟有遗诏，“不是皇帝料儿”的四阿哥粉墨登场，堂而皇之地作了九五之尊！威权赫赫的八阿哥竟然俯首称臣，自己受年羹尧岳钟麒掣肘，非但不能“将十万大军入关”，反而被二十

个羽林军士两个笔帖式半押半护地送往京师……他膘了一眼正在吃鹿肉喝酒的钱蕴斗蔡怀玺，无声叹了一口气，愤懑、疑思、焦虑、惆怅，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怖骤然袭上心头，他“嘣”地一声扯断了项前套扣，想站起来，又咬着牙关坐稳了。

“十四爷，”钱蕴斗满嘴是油，转脸诧异地盯着胤禩，“您老有什么吩咐？”胤禩恶狠狠道：“热！爷解解扣子！”蔡怀玺忙道：“这火烧得太旺了；奴才把柴抽几根吧？”胤禩狂躁地拨了拨火，咬牙道：“我还嫌它不旺！要有一把火烧掉这混账世界，把我烧成灰我也是欢喜的！”蔡怀玺和钱蕴斗这才明白，胤禩是被心里的怒火烧得坐不住，想说什么又都咽了回去。正在此时，那个冻僵的女子身上抽搐了一下，呻吟道：“水……水……”

第二回



结巴驿丞顺口道情
倒运王爷递解回京

胤禪一怔，低转头看了看那女子，冲外喊道：“我的侍卫呢？”胤禪的两名侍卫就守在门口，听见招呼，忙进来叉手而立。胤禪皱眉道：“能弄点热水来么？”钱蕴斗笑道：“十四爷，她这是昏迷谵语，不是真渴。小人粗通医道，现成的鹿肉汤灌一碗，补住元神，敢怕就好了。”见胤禪无话，蔡怀玺忙过来扶那女子仰着，钱蕴斗用银匙，一小口一小口喂了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肉汤。胤禪也不理会，只满腹心思来回踱着，时而低首沉吟，时而望眼欲穿地盯视院外，谁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

“天爷……”那位死里逃生的女子终于醒了过来，趣青的脸上泛起红晕，一双水汪汪的杏仁眼慢慢闪开，在一张张陌生的男子面孔上扫过，讷讷说道，“我这是在阴曹地府，还是活着？你们是人还是……”

胤禪默默注视着她，相貌五官也还端正清秀，只是蓬头垢面，赤着冻得流黄水的双脚，稚气的眼神中带着疑虑和惊惧。良久，胤禪方淡淡一笑：“我们不是鬼，不过人和鬼比起来，还是人可怕些，也难怪你惊慌。你到鬼门关走这一遭，回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一个人冻倒在这孤庙里？”

“俺是代县的，”那女孩子赤着脚当着这么多男人面，害臊地把脚缩进马褡子下头，“乔家寨人，是庄户人家，叫引娣。去年县里派下来官银，俺家摊了七吊半钱……可怜去年秋里没收成，哪去弄这么多的钱？家里只有俺爹俺妈，还有一个不到六岁的弟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村里来了个蛮子，一口苏州话，说要买二十个女孩子去苏州给皇上织贡品、绣花，管吃管住一年还有一两工钱，三年期满，愿意回来给路费，想留的一年给六两银子。为还债，也为了一家活命，爹妈卖了我……”

她一头哭一头说，胤禔蹙额沉思着，苏州给朝廷每年的例贡他是知道的，都由苏州织造李煦掌管，却没有到北方买人的例。李煦是个谨慎得树叶落下来都要躲闪的人，竟敢私买私卖人口？想着，问道：“既然两厢情愿，你怎么又回来了？”引娣呜咽道：“爷哪里知道他是个人贩子！到苏州就把俺卖到了春香阁，俺看师傅教的不是针线，每日领着唱曲儿、弹琴，还教下棋、画画儿，心里犯疑，去问教习妈妈，教习妈妈说这也是学本事。倒是春香院一个大姐好心，跟我说了底细——满十五岁就叫我们去接客——大爷，俺是好人家的闺女，咋能做这事？趁他们不防，俺逃了出来，连正经路也不敢走，一路从安徽山东河北讨饭回来。到娘子关又遇上大雪，想进庙避避，不知道这里因为遭灾，庙里的住持都饿跑了，我冻倒了……”

“你这故事倒编得叫人泪下肠断，”胤禔目光炯炯，冷笑道，“我救了你的命，你还跟我来这一套？去年山西荒旱，秋粮没收上来是实情。康熙万岁爷曾有明诏颁布天下，免去山西甘肃全年钱粮，还派了钦差大臣，会同山西巡抚诺敏赈济灾民。怎么会反而有催科的事？说实话吧，你是谁家的逃奴？有我担待，保你平安，我既救人，自然要救到底的。”引娣睁着大大的眼睛仁望了胤禔片刻，叹了口气道：“爷不信我也没办法，这事我也说不明白，反正听说是诺大人还有我们府老爷县太爷……好像欠着什么库的银子，不但赈济银子没见一文，还要我们百姓把欠的银子补出来——通省百姓都一样，俺怎么骗得了大爷您？您找个乡里人问问就知道了……”

她话没说完，胤禔心中已是雪亮，引娣没有说假话，这正是今日的当今皇上，昔日的雍亲王造的孽！自康熙四十六年胤禔主管户部，清理官员积欠国库银两，多少命官都逼得投井上吊，这个诺敏倒另辟蹊径，朝廷逼他还债，他叫百姓替还！胤禔望着篝火，咕哝了一句“坏蛋”，转脸问钱蕴斗，“这个诺敏，是正黄旗下牛录出身，好像是雍和宫的门下？”钱蕴斗一点也不想惹是生非，只想着把这个招惹不起的王爷送到北京完事，啜嚅了一下，没有答话。蔡怀玺在旁说道：“不是万岁爷龙潜时的门下，他是镶白旗的都统，原先和年制台是换帖兄弟。”

“一丘之貉！”胤禪咬着牙一笑，“这么着保纱帽，不怕激起民变？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名为“大将军王”，其实是个因在笼中的虎，这种闲事压根轮不到自己去管，而且北京城里如今是什么情势，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前途吉凶也难说。想着，胤禪喟然一叹，勉强笑道：“引娣，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是愿意跟我到北京，侍候我，还是愿意回去呢？”

引娣眼中一泡儿泪水，她原以为这干人个个佩刀带剑，不是响马就是刀客，这会子回过神来，已经觉察到胤禪不是坏人，可也不像平常人。想着，用袖子擦着眼泪道：“俺……家里有爹娘、弟弟，爹老了，娘有病，弟弟还小，得有人照应……”胤禪笑道：“难为你还有这份孝心，比我们兄弟们强！既如此，明儿我资助你点盘缠，回代县去吧。”说罢吩咐侍卫，“她在这里歇息不便，东厢我看还有一间耳房，带她到那屋里，有现成吃的送过去一点。”

侍卫们带着引娣出去了。胤禪掏出怀表看看，已是亥正时分，外头兀自丢絮扯棉般地落着大雪，看看两个笔帖式，正襟危坐毕恭毕敬地望着自己，既不能赶走他们，又实在无话可谈。听着凄风掠过峰峦的呼啸声，胤禪心中更转惆怅。他解下佩剑，斜靠在马鞍上，拣着吊锅里的鹿筋略用几口，又吃了一大碗黄酒，便觉醺醺的，在暖融融的火堆旁沉思着，渐渐闭上了眼。

“十四爷，十四爷！”

蒙眬睡着的胤禪一下子睁开眼，却见是钱蕴斗在轻声呼唤自己，他抖了抖盖在身上的斗篷坐直了身子，问道：“什么事？大呼小叫的！”

“井陘驿站派人来接您了！”

“好嘛，记得我昨晚说的么？”

“……”

“叫他们为头的进来！”

“喳！”

井陘驿丞像个雪人，吁着白气进了山神庙，在檐下轻轻跺了跺脚，摘了大帽子抖抖，抹了一把满是雪水的脸，结结巴巴报道：“井井井陘，驿驿……驿丞孟孟孟……”一肚皮愁绪的胤禪被他逗得“扑哧”一笑，说道：“别难为了，就是孟驿丞吧——进来。”那驿丞又矮又胖，皮球似的滚进来，就地打了个千儿，说道：“奴奴……奴才孟……宪佑给爷请请……请安！”不知是屋里热，还是这个八品驿丞头一次见地位这么高的天潢贵胄，孟宪佑头上冒汗，两手比划着说了半日，胤禪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原想好好问问，雍正皇帝到底怎样“关注”自己进京的，对着这块料，不禁又好气又好笑：“罢了吧。小心累着了！你！你这一口晋北话，又结巴得这样，我竟什么也听不明白！你花了多少钱捐这个官？莫不成见你们上司也这样儿回话？”

“回回……王爷，”孟宪佑叩头道，“奴……才是正正……正儿八经的进士……就为这个毛毛毛……毛病，才混混……成个八品、品官！日日日……日子久了，都都不……不计较了。王王王爷，您叫奴奴……才唱道情，就不结结……结巴了……”

胤禔仰天大笑，说道：“好，有趣，你唱！谁叫你接我的？”那孟宪佑红着脸磕了个头，果真梗着脖子唱起道情，却是字正腔圆，一点也不结巴。两庑侍卫亲兵跟着这位倒霉王爷，多日旅途寂寥，见正殿有人唱道情，不禁都凑过来听热闹，却听孟宪佑唱道：

开言千岁请细听，
奴才为你唱道情。
不敢造次接王驾，
都只为保定府里传来了宪命。
接到了十四爷还则罢，
接不到十四爷，八品官儿也作不成！

歌词虽俗，却是清楚明白，胤禔想不到他唱得如此流畅，忍着笑说道：“我才走到娘子关，保定府好长的耳朵！”孟宪佑将手一揖又慢声唱道：

里头的委曲，奴才弄不清。
昨日晚有个官儿来到井陉，
工部员外郎，名叫田文镜，
奉圣命去陕西慰劳军营，
顺路儿带来这一道令，
命奴才带着暖轿接爷回井陉。
四十五里山路跑得奴才头发蒙——呀
吱也么哥！

唱到这里收板子，一嗓子“呀吱也么哥”唱得殿里殿外人人控背躬腰，跌脚捶胸哄然大笑。胤禔也掌不住一口茶“扑”地喷了一袖子，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在受着何等严密的控制。他渐渐变了脸色，站起身来冷冷说道：“难为了山西直隶两省巡抚了。这大的雪，有人比本王走路的竟辛苦了十倍！既然你带了暖轿，也算你一份虔心，本王可要坐轿走了。”说罢便起身来，孟宪佑忙叩头起身出去招呼轿马，胤禔的亲随和钱蕴斗等人便忙不迭地备行李。